

# 群書治要

四十六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函號	一三四	冊架
四七	冊架	一三四	冊架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函號	一三四	冊架
四七	冊架	一三四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43)		
函號	29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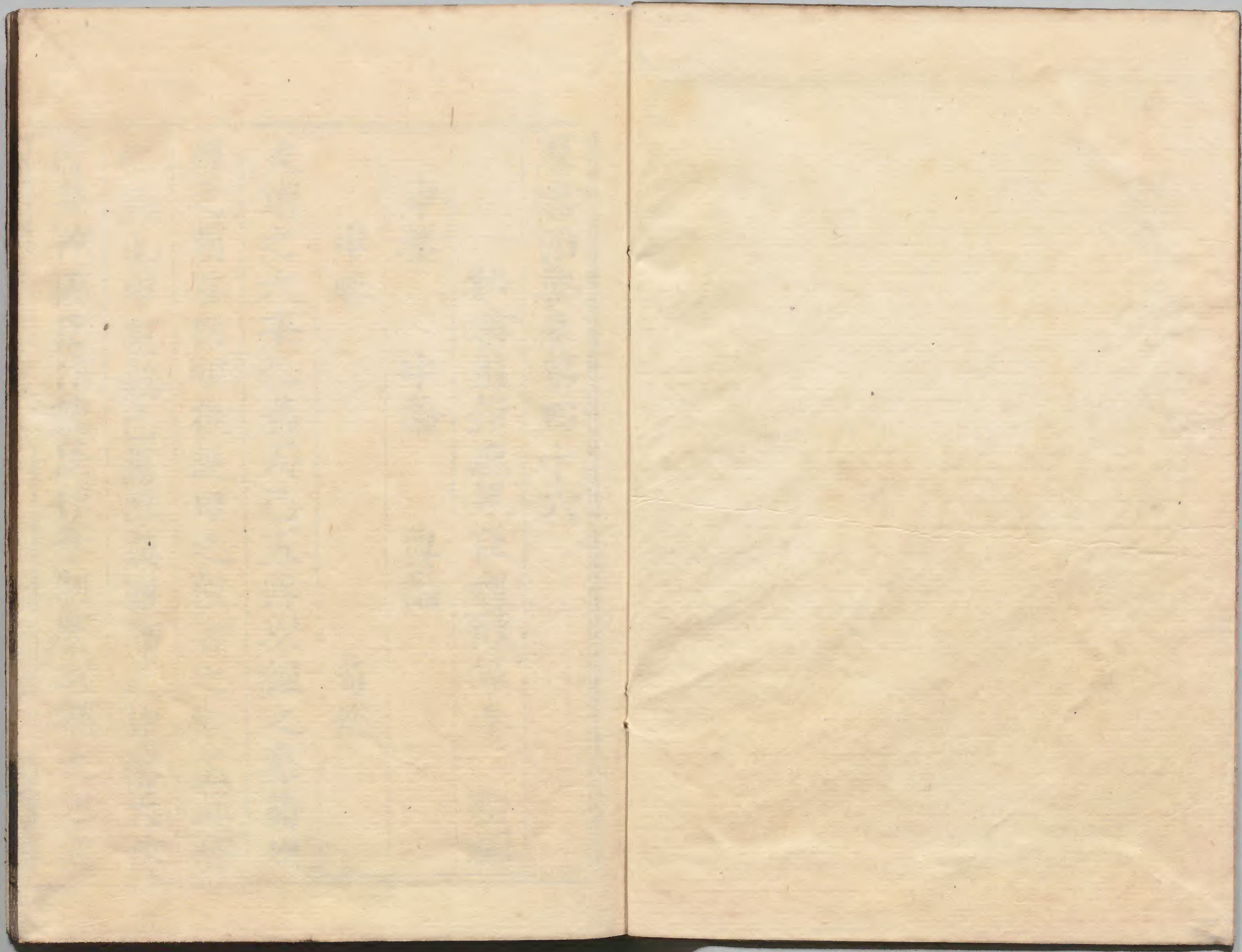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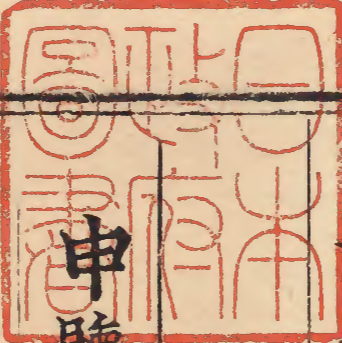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淺草文庫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  
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  
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  
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

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  
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  
允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  
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  
俗私懷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  
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  
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禮

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能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  
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  
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  
善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  
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

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  
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  
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  
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  
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蕪恠民無淫風百  
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  
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  
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  
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  
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  
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  
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  
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  
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  
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  
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  
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  
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  
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  
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  
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  
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  
為政之方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  
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

以小過絀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  
干忤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  
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  
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  
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  
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  
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

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  
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  
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  
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  
仇為高以盭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  
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  
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

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知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挨也非是挨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惡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者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



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  
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  
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  
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謂也天性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而民玩處也桀  
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  
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

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  
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滯祀絕竒恠則妖僞  
息矣致情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  
邪說絕滯祀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  
浮華舉功實絕未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  
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  
乘陽違天也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

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  
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  
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  
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  
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  
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  
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

使掌其典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  
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鑑於湯禹也周  
秦之弊不鑑於羣下也側卞垢顏不鑑於明  
鏡也故君子惟鑑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  
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  
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

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知  
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  
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靜孽  
孽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扼針之  
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  
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

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  
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  
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  
則社稷亡故謂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輕天  
命也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  
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  
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  
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行桀紂之事是桀  
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  
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  
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  
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  
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  
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

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忠  
臣致之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  
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  
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  
謂之防也發而進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  
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

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敵晉楚興萬衆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居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竒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竒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厲

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我則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况於游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

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正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  
人或用手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手人者  
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違  
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  
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勝聞人而不  
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  
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睿莫大於自  
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

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  
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  
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  
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善好也我之不善懼人  
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  
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  
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  
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

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舉舉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

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往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



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

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良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裡而見邦

國之表聽不過闕堦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  
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  
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一人之我萬人塞之  
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首其廣不可爲方先  
王之禮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師瞽誦詩庶僚  
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  
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  
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我老耄而

舍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  
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旣仁矣知矣神明矣  
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  
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從  
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  
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  
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  
痛矣夫

事莫貴乎有驗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  
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  
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  
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  
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  
已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  
甚矣孔子欲人之信已則微言而篤行之篤  
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有

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乎故  
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  
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何故也非愛智力而  
不己之也已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  
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  
子不足為也聞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  
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  
刺之閻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

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式可不慎歟夫聞過  
而不思謂之喪心思而不改謂之失體喪心  
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君子不友不  
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  
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儆也  
亦無日矣故墳痺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  
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將人

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  
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明神處  
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  
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旨俗疑然而好說不倦  
謀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  
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  
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拚言破律

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殺之爲其疑  
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  
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  
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  
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  
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輕重  
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

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  
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  
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  
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  
人蹈機搯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  
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  
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  
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

之益長所託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  
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小事而略於大道  
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  
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  
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  
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  
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

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  
人之思且先王之未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  
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  
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  
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已勝人矣而加之以  
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  
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况於人君哉故罪惡  
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

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  
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  
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  
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  
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  
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慧足以  
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  
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

以禁遏姦非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  
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  
則君道畢矣令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  
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黥首走  
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  
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者可謂乏於有司之  
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  
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

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淫之亡皆怙其  
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  
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  
者之說而鉗忠直者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  
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  
之豈兆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  
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

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獻哲  
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  
獻哲則其舉百僚莫不任其職舉百僚莫不  
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  
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也亡國之臣  
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



者何也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羸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五舉左史倚相右史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鱉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

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喬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然莽之爲人內實姦邪外慕古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  
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  
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  
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必  
非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  
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  
不得安其身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  
鈇也小人雖樂之君子情以爲辱矣故明主

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  
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  
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爲我用哉目雖  
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  
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  
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  
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  
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

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  
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  
道義照其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  
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  
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填篋馥之如  
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  
不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  
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

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  
者被誅外內震騷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  
容貌如蝟蝮廓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  
如號哭酒醴如滌滌肴饌如薰土衆事舉措  
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  
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  
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  
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

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  
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  
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  
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  
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  
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  
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國法而怙其所守

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  
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  
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以怨讎之忿而  
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  
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  
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  
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論者多賞  
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

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  
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  
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  
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轆摧  
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  
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  
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日久痛甚者其愈

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  
至痛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  
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  
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奔萬國乃顧臣子令勿  
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  
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已而已非爲漢室創  
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  
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

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可以久違是以世祖  
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  
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  
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  
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  
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  
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  
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况大漢配天之主而  
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  
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况以不仁之作宣之  
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  
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  
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懷  
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介  
萬代不刊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者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臣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贖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百王之

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匱家無奴婢旣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何故也皆由內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裒多

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  
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  
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  
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  
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  
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吏又何以異夫  
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  
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

今自斗食佐吏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  
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  
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即  
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  
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  
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  
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  
行豈况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魏文帝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  
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  
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  
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  
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  
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  
以爲一於已後靈帝崩進爲宮者韓悝等所

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氏  
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  
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  
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  
及其屋烏况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已嘉  
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  
數稱其才紹亦雅竒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  
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爲譚所

不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  
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  
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絀降之  
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  
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  
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旣滅臣  
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  
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

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  
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  
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  
私愛寵子以貽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  
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  
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  
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  
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之長

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  
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  
疏矣出爲江夏大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  
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  
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謂讓之書日至  
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  
出於近習豈謂是耶昔泄柳申詳無人乎

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  
猶是乎後表疾病珂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  
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  
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  
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疾非孝  
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  
民間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如  
此琦豈忌晨鳧比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  
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辭奔  
喪內有討琮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  
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  
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  
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  
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琮允之徒固  
未足多恠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

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茲利之心篤也其誰  
離父子隔昆弟成燕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  
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事挾宜愠之成盡  
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應若發機雖在聖  
智不能自免况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  
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  
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  
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寃

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  
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  
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  
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  
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  
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  
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

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  
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  
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  
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  
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闇時者度主  
以行志也故龍陽臨約而泣以塞美人之路  
鄣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  
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

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  
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  
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  
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  
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  
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  
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黑面以  
毀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

是哉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  
母蔑死先父行暴逆恣大義滅其宜矣紹聽  
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  
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  
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  
房棟宇未墮階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  
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六政六末

卷之六

三十一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